

铭风铃丛书

王黎明

著

寂静

瞬间消失的事物
沉默的白纸

当你远行

乡村的位置

心灵的植物
我的爱人是水底的火焰

滴水之声

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銀風館丛书

王黎明

著

滴水之声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滴水之声/王黎明著.一济南:山东画报出版社,
2004.10

ISBN 7 - 80603 - 985 - 6

I . 滴… II . 王… III 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 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91740 号

丛书策划 吴 兵

责任编辑 吴 兵

装帧设计 王 芳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2098042 (传真) 2098047

网 址 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ccb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

规 格 150×228 毫米

6.25 印张 5 幅图 110 千字

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6000

定 价 1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。

滴水之声



◎ 王黎明：男，1963年生，山东兗州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出版有诗集《孤独的歌手》、《乡间音乐》、《贝壳说》。《贝壳说》获2002年第一届齐鲁文学奖。诗歌、散文被选入多种选本。



瞬间与寂静

寂 静 /3
秋 水 /5
时光静止 /7
落 叶 /9
关于记忆 /13
秋 后 /17
猫眼一线日当午 /18
山 坡 /21
火 /23
灯 /25
沉默的白纸 /27
炉 火 /29
瞬间消失的事物 /31
每天的事情 /36
坐火车看风景 /39
空 旷 /43
兔子，跑吧 /46
当你远行时 /49
布谷鸟 /52
春天里一次短暂的旅行 /56
寂静的田野 /59

记忆与叙述

- 城外的春天 /69
遍地春光 /74
平原上的秋天 /76
乡村的位置 /80
童年纪事 /83
经过秋天 /98
旧 梦 /101
画画的孩子 /103
不会唱歌 /106
泰山横北郭 /109
人活在空气里 /114

阅读与心境

- 做一个诗人 /119
没有尽头的旅程 /126
阅读与心境 /129
诗歌是贫穷的财富 /131
一首诗的源头 /135
心灵的植物 /138
诗人和他的时代 /143



目
录

高水之声

光线与素描

诗歌寓言 / 149
光 线 / 160
你那纤小的双手我渴望一见 / 162
翅膀的悲剧 / 165
希门内斯的花园 / 167
春天的诗 / 169
我的爱人是水底的火焰 / 171
地球是天上的一颗星 / 174
再给太阳添些树枝吧 / 177
阴 影 / 180
芝加哥诗人的田园曲 / 182
高高飞翔 / 186
关于纯诗 / 189

瞬 间 与 寂 静





寂 静

夜深人静的时刻，没有比滴水之声更幽深、更触动听觉的了。滴水之声！可能是你昨晚忘记了拧紧自来水管上的阀门，那使人心绪不宁的回音，搅乱了你的睡眠；也可能是恍然入梦的一场小雨，淅淅沥沥敲打着窗棂……滴答，滴答，连续不断的水滴，通过空气滑动的声音多么奇妙，仿佛旋转的风铃。滴水之声，让我禁不住放下手中的笔，走出屋外，天空多么幽静啊，那些水珠般悬挂的星子，似乎随时都可能滴落下来，像雨水那样，落在我的头上、手上和眼里，而它们安静的样子，却像在喃喃自语，在树梢和屋脊之上，在飘渺的银河两岸，是一群不安分的而又相互遥望的鸟儿的眼睛，闪闪眨动。一位远在台岛的诗人说，看，星子们聚集在屋顶汲水呢！

滴水之声，让我倾听，如同置身于一眼深井之中，被一汪泉涌的心境淹没，被沉思和回忆的细沙无声地覆盖，又被汨汨的水流冲散。远处的灯火，近处的光线，以及视觉之内的各种事物，都局限在相同的方向。相对于白昼里浮光掠影的景象，寂静，犹如镜中的水银，它是生活的秘密，深藏于事物的内部。一个人在深夜里独自沉思，说明他与这个世界建立了不同一般的联系。我想起梭罗的一句话：“当你窥望井底的时候，你发现大陆并不是连绵的大陆，而是

隔绝的孤岛。”

庭院里那棵秋天的树，再也遮掩不住自己浓重的阴影，它的躯干，它的落叶，它的根系，密布在我的周围，在它的身边，我听到簌簌颤动的风声和环流全身的水声，我在喘息中畅饮风中的凉意。“为了接近一种寂静，我不得不把钟也给停住（福斯特）”，其实我的脚步已经放得很慢，甚至不敢轻易挪动，我的脉动也是这样放慢了速度，几乎每一下跳动，都让我感到强烈、清晰，声音比平常也扩大几倍，比我听见的滴水之声，还要清脆、响亮。仿佛内心深处，安装了传播声音的放大器。让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和大地的脉搏相互回应。我听见谁在说，人类的时间是用心跳计算的。

秋 水

当山冈上空的“蓝色”，被带着金属声的秋风吹得透亮，我看见了那些摩擦翅膀的昆虫：蟋蟀、蝈蝈和草丛中起飞的红腿蚂蚱；想起中秋之夜被母亲擦净的各种器皿：瓷碗，茶杯，酒壶。菊花开了，葡萄熟了，木工房里做好了尚未染漆的新木家具。泥土中散发着刨花和木屑的香味。刚出炉的陶罐、砖瓦，整齐地摆放在泥土之上。父亲的咳嗽声，使远处的旷野变得悠远而开阔。大地和山峦的轮廓，呈现静态，一幅素描，勾勒出突兀的浓重的阴影。

这阴影覆盖了我身后一座庞大的水库、一座电站，纵横的道路和密布的电网……这阴影，省略了我认识世界的过程，把生命和自然万物融为一体。让我的心境平和，拂去云烟和风尘，让我只看见光和影，人和事，梦和真。让我看见朴素和根本。让我看见了大地和天空相连的部分，看见了想像力不能抵达的时空。在那里，只有翅膀可以占据，只有心灵才能俯瞰，只有灵魂得以遨游。

午后的光亮，像一泓越来越深的秋水。光线，渐渐地薄弱下来。视线的尽头缩小成一个聚焦，如果没有日影和树阴的移动，它的亮度将继续缩小，直到接近消失。白昼里所有的事物都在缩小，包括巨大的岩石和微小的虫卵。黑暗中秘密纠集的飞虫，在不断地滋生、



秋
水

滴水之声

扩大，悄无声息。由于树枝的遮掩，使我看见了光线中的尘埃，飞絮中的纤维，以及隐藏在枯枝败叶下面的幽灵。它们也在阴影的帮助下，悄悄地显形，恢复了面目，白天里看不见的星星，突然间挂满了夜空。

那秋水映照的天空，曾经是一座缀满甘露的石榴园，它神秘的果实，为幽静的山谷带来了古老的光辉，仿佛销声匿迹的泉流粲然重现，让一群迷途的羔羊找到了回家的路。

落日，像一个挑着水桶下山的人，我想喊住它！然而，我却感到两腿生根，不能移动半步。我听见山那面有人喊，喊什么，却没有听清。深黯的天空像一池平静的湖水。



时光静止

人一旦不再改变自己，生活就会出现停顿。就像在人生的河流里，拦起了一道堤坝。

不再随波逐流，不再四处漂泊，生命便有了属于自己的港湾，自己的精神空间。时间，对他来说，不再是随时可能出现的奇迹。

他仅仅是为了内心的安宁，为了拒绝时间的流逝，才取走了归他支配、掌握的那一份。就像在盛大的生日宴会上，捧去一份微不足道的蛋糕，一枝烛光。在分享了共同的欢乐之后，他疲倦了。这时，他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待一会儿，一个人单独面对墙壁、灯光和往事。他这样待着，一分，一秒，时间重复过去，而他却一无所知。

他又回到了过去的生活之中，陈旧的房间，简陋的桌椅，卷边的图书，落满灰尘的水泥地板，冷清的台灯，空白的方格稿纸……

洗罢手，他轻抚额发。

“我可以拿起笔了。”他这样说着，可是没有人听见，四周是被燃烧的烟草熏得泛黄的墙壁。一张白得发凉的稿纸，让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虚寂，一种恐惧，一种不知所从的危机感，狂风般袭来。他的耳朵里早已灌满了喧嚣的市声。

他那已经十分脆弱如同秋天的芦苇一样不堪一折的内心，只有

轻若飞絮般的叹息……

荒凉的家园，狼藉的书房，残缺不全的手稿以及油渍斑斑的墨痕。他的“过去”，躺在一座荒茔乱石之间，他的名字埋葬在一堆旧杂志之中。他恍惚记得有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人，曾经代替他，坐北朝南，彻夜伏案疾书。

“我是不是离开的太久了。”他突然惊讶自己什么时候学会了自言自语：“是我抛弃了写作，还是写作抛弃了我？”他的自信心在受到良知的怀疑。

“我还能回到写作上来吗？”他似乎从未这样想过。不过，他很快发觉许多无聊的想法是没有道理的。

他旋即把情绪稳定下来。拧紧笔帽，又随手打开录音机开关。霎时，房间里飘起一支茉莉香味的曲子“时光倒流”，他的心一下子被“锚”一样的东西定住。像一匹驯服的野马，拴在了桩上。迷漫的曲子，如一道无形的屏障，把他和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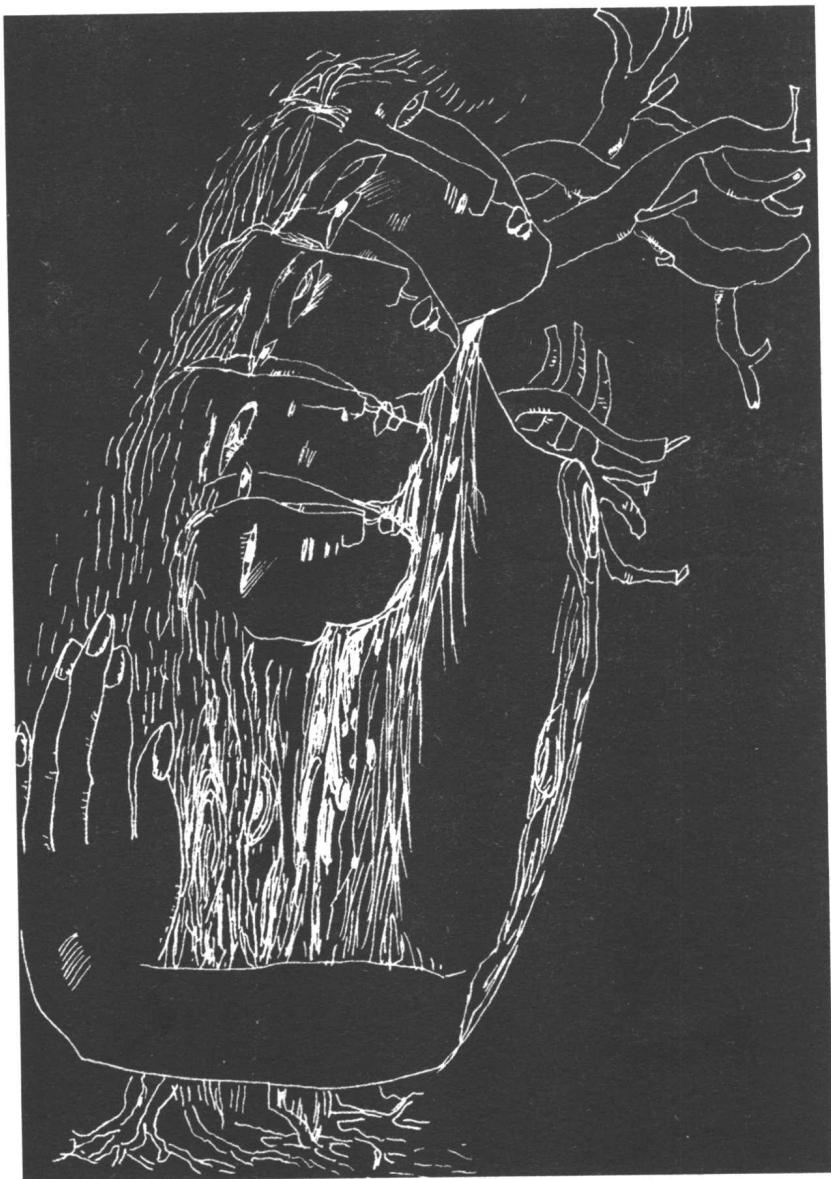


落 叶

谁见过飞翔的大树，谁见过行走的森林？山川、河流、大海都不能阻挡它们生命的根脉。秋风吹乱了大地的羽毛。一棵迎风挺立的大树占据了整个荒凉的旷野，万物凋零，天高云远。一片落叶慷慨地走完了它一生的路程。

很少有人留意树上的叶子何时飘落。当阳光透过林隙，照射在林阴大道上，金灿灿的落叶，像美丽的装饰品，铺展在脚下，层层叠叠不断延伸、展开。那些踩着落叶走来的人，他们步履轻快，悄然离去。遥远的背影，犹如一幅油画：深秋的北方，梦幻般的杨树林，微风奏起抒情而恬静的音乐。此刻，那些仍然挂在林梢、流连枝头的叶子，就像一年之中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日子。只有扫落叶的人知道，它们总是落不尽、扫不完的。即使到了第二年春天，当树上的新叶长出来的时候，仍有零星的叶片，像孤儿一样四处流浪。落叶让人伤感，但落叶本身并不孤单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总有它们相遇的伙伴团聚在一起。它们随风走动的样子是快乐的！

一个拣拾落叶的孩子，在白杨树林里奔跑，哗啦啦啦的树叶在奔跑，孩子手里拿着一根针，针上系着一条麻线，麻线上串满了玉



牵是同根生 (颜晚萍 作)